皇明史竊

史稿序

皇帝之十年余與寶安尹沖玄先生同舉於鄉迨通籍未幾同返初服癸水榕溪之濵吾兩人歲一至焉至則出所著謨互相商榷一日余出彙史以質先生曰

此述古者也不敢作也彙之耳先生亦出史竊以示余曰此誌令者也不敢專也竊之耳歲月幾何先生蹐大耋而遊岱史竊梓成矣今之十年先生長公魁冒登賢書乃以史竊屬序於余曰吾先子之志也余

乎業唯唯徵予言余久已心許之
其敢以羞辭夫史難言矣古之為史
者數十家班固范曄當時一以為
淺陋一以為佻巧自漢而下有不稗
官晉齊諧六代期期唐書蕪宋史
而夷穢遼金元三氏者乎是其疵厲

浩如烟海雖吏僕未易悉論其醇
者則左氏與龍門氏稱良史焉乃
范甯謂左富而艷其失也誣王通謂
史之失自遷始曰記煩而志寡噫二史
猶不免於腹誹則言史於今尤難之
難矣雖然脩詞之軌多端立言之途

惟一述前者宜據信後者宜實諶始者宜慎布言者宜忠史者所以合散而一殊者也非據不妄指乎非實不溢美乎自我述之自我始之而或妄也溢也謂慎乎斯固言以布之也不慎謂忠乎四者失一不足以訓矧

并其四而失之勢必至於流緞濫蕑踳雜而不可以觀此又令野叟之通獎也余習先生久知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玄宗內典金經玉笈之秘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與

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扼塞之要灋家比讞之言一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蓄諸胸中握之掌上一旦有慨於

明興幾三百年景化醲郁人文熙朗凌躒近代追軼古初固宜勒之琬琰

以垂不朽乃正史未舉積有年代
於是取
歷朝典故及散見於諸書者出之以一人
之筆探賾補漏提要鉤玄為紀八
卷志六卷世家十卷列傳八十三卷而
紀志之闕者竢焉法丘明以為編年

濮子長以為紀傳總之右質而左文正疑而傳信務詳而忌畧崇雅而黜誣余見其紀事也遡其所可知非據乎言其所必嚴非實乎疑之必闕非慎乎其言惻怛尊親是惇非忠乎四者備矣分途別類名義周察闡

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鄭夾漈有言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子長不能受之固應讓之後人斯言也徽先生誰與歸

昔班氏斷其父業而或者以野史吅一

之乃章帝益出秘書給筆札於
蘭臺之署俾續成史令先生之子
若虞魁昌文學兆昌玉如皆博物
弘覽世其家學不日聯翩起讀中
秘書
聖天子坐白虎給筆札予局計畧出

金匱石室之閟令蘭臺之彥勒成一代大典吾見先生之孟若季必以先生成書進且大闡先生之旨以補先生之闕而成不朽盛事

九重萬幾之暇釋然有當於東行將頒布中外昭茲來許先生雖往有不

往者存信乎其書如日其道如山矣竊之云乎抑若余之彙史卷帙浩繁殺青無日秖合付兒曹藏之笥中以飽蠹耳余甚愧先生矣余甚愧先生矣

崇禎戊寅秋日眷年弟張萱題于西園之論世齋時年八十有一

史竊序

甚哉史學之難言也不挈其綱則漶漫無章不釐其緒則挂漏難悉不勘數一代眞精元氣縈鏡所在則

人物㳙否古今升降禮樂
刑政豐殺野僿形勢罣䰟
封疆壼梱與夫山藪川浸
士田墳壚之屬犂然悉備
豁思莫遯說鈴書肆之誕

媲繼春秋一編文成數百
其指數千獨刱義例龜準
皇王洵三代以還炳乎揭
赫曦而行中天者佗如龍
門扶風平陽順陽永康鉅

鹿葦非不人成一家言以
執於春秋猶然爝火奪於
日月迺範世貞教者輙舉
吾鄉紫陽綱目相提而論
雖微言刺譏不謂盡符節

春秋其懍奉憲章臣豈一
王大法眡春秋微指蓋有
非僅僅彼善於此焉者今
伏讀冲玄尹先生史竊一
編則又不禁憑今弔古之

敘獻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手提三尺順應

天人驅虜廓清鎮奠海宇

以復士民冠履尤湯武弔

伐後所不再覩者猗歟休

戢且其間關戰伐之餘壹
惟寬柔彰信視聽從民爲
已任而興滅繼絕舉逸征
麾所指不遺餘力臬金陵
鼎定首樹之教獨丁寧孝

弟著爲六言而鐸振之煌
煌天語至今户說耶論亶
與布帛菽粟相終始此寧
偶偶鞭長駕遠雄視中原
彼四海籍受九畡經者可

同年語哉先生所撰著者凡八紀六志十世家八十三列傳各繫以論贊表之大義特凜褒誅輸寫論世知人之志討其原本庸詎

問

聲

提要鉤玄采菲集榛爲振

耀後人耳目討盡巳舉

皇帝孝弟作人與

列聖闡繹光大釀爲乂康

者參伍錯綜互演篇端乎

之以深有感
明興二百年來真精元氣
榮鏡宇宙孝弟所貽謀者
遠先生揚扢鋪張教孝教
弟垂千百禩者匪淺尠也

間嘗歷選帝王易姓受氏
倔起御六者多不及格表
表若漢高宋藝祖亦不過
三章約法重門洞開一二
語而止孰與

高皇帝孝第六言上與陶萁

椄夫三言固一言之匹也

而六言實三言之匹也此

即是精一此即是執中惡

在追宣父祖述與春秋憲

章之遺更復有彙斯編也
乎于以配綱目而昭來許
又何多讓焉往予先司馬
嘗著爲講藝論有曰不班
白諸道失且自然諸非虛

語先生謝仕三十年紬繹
昭代文獻扃戶攟摭迄大
耋始勒成此書致躋先司
馬于文苑鼎足婁江歷下
倘亦不謬其班白之語也

與予無似菰莞也晚不及
把先生臂猶幸獲挹先生
令子孝廉文學三君講孔
李之雅而諸君又皆褎然
天祿國器今茲緒言自必

無當先司馬更又何嘗

生猥云藉附不朽則予且

愧之矣嘗

崇禎己卯仲夏通家侍教

生涯運光頓首拜撰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史亦丶
丶之明夷孔子之懼追旨而作
而記皆出憂患然在一身丶
僅焉耳以聖賢英傑而憂窮苦
刑所憂所患實在世運易援天

以治人史理人以憲天易以陰
陽分治亂史以脩悖之吉凶總
以憂患持世運故曰在一身者
僅焉耳以史多憤激而作固也
氣憤則病水激則旱憤激則
不平則喜怒溢喜怒溢則

予尋爽安在為一代之浮作史者多受天刑亦為憤激言也所以憤激淺而憂患深憤激者僅一身而憂患者繫世運也憤激者或不能淵其身而憂患者遂以燕其子孫也哉

國家立隆鑠業磐以浩昌殷綸
焯起視漢西京不啻百十過之
乃漢末百年而太史公成一家
言鋪揚鴻烈我
國家幾三百年所為
實録及

起居注者不過條奏升除事各一時人各一手戉視爲邸報一大滙不聞蘭臺之英多董狐之直緊少憂患幷不敢有憤激也至所以蒐羅而論斷之者如吾學編文獻通考憲章錄史料通

紀不過四五公耳其得失俱可
考也今讀冲玄尹先生之史竊
庶幾集諸公之成而微窺其變
患也先生以聖賢英傑之徒且
有良史才而僅終於吾邑新昌
令戎曰新昌軓先生也不究厥

旒彧又曰新昌玉先生也得肆
力著書小子則曰新昌以憂患
碊先生也而史竊以成以一令
之窮通為憂患則亦一身之僅
焉耳直道而黜貞女誣詠讒夫
高張一身嬾庵焉往不得然可

以觀世運則其憂患者大而且切夫三百年之政治聲教亦屢變矣開創之何以艱難中興之何以振作晚近之何以墮窳陵夷無不犁然具備凡所論斷而為之想慕而為之噭噓總有不

能超於衷者而進退予奪一秉
於一王之大法以不戾於中正
之道昔夫子有志於三代之英
蓋要在從周先生之拜颺昭代
正深其皇王之想矣至三志一
紀庶幾史之闕文而見聞傳聞

之徵顯其詞皆倣孔氏家法信
一代之鴻裁嘗慨我
朝之史居其官者未必有其才
具其才者或牽例而不克舉其
職或遺佚而不居其官今史在
於野是名為逸宜多憤激而先

生諸論皆以忠厚惻怛之意寄其憂患故憤激之既還受之身憂患之福食於孫子今先生三子魁昌兆昌玉如克萬石之家遷談彪固佇在天祿以世其史予先君嘗辱先生特達茲拜先

生之主見其子讀其遺書竊以憂患一語相似質之先生族子德隣先生嘗爲柱下史亦謬以爲不誣也頃何非鳴先生有事於新昌志將脩載先生之不朽讀先生自序不欲示人竊以弁

州當名山藏然吾何以知先生非憤激也先生至行清風漠然於世東官之人士無不薰之有德者庶幾有言不然安測其與易之憂患同耶先生以竊取爲竊比夫亦竊古人之憂患乎

崇禎九年丙子春仲豫章通家
門下生戴國士頓首拜譔

吳門後學陳上善謹書

序

史竊凡一百餘五卷予同郡東
邑尹先生之所著其目竊之也
者附于春秋之義也先生官止
新昌令未嘗得居史職故惟以
其所竊闚者為史然而予嘗推

之凡史家求其精當率古之不如今而朝之不如野予讀古史恒疑之如三皇五帝之號孔安國序書與易大傳異攷之家語若大戴氏得左右袒焉豈壁書固有據與班氏作古今人表其

糺繆若如后夔豕韋范武子
會計然范蠡之類甚至一人妹
山傍遷之書則堯舜世系殆不
以禮說夫名號姓氏且無繇
他何可問焉故曰述古之
志今也且夫仲尼見聞傳聞

是有遜異若董狐者其可相繼
得哉有如蔡邕則足人適惡之
則是崔浩之酷可懲毋惑乎韓
愈之所不肯為也咸謂崔浩毀
滅佛教致取其殛韓愈不此之
畏而　父之畏觀于禁門喋血之

學始有曲筆又豈若藏之名山以是爲是非之當哉故曰在朝之不如野抑予嘗聞之矣夫人著書多出于慨慷感激感而有心不能以虛受人而言以情遷又非獨索米立傳者爲然也腐

遷之津津厂貨殖非乎其他
共立見聲影分聚無所無之予
觀尹先生則有超然于中者爲
廉吏不自嘆其爲不可旣遂初
服居羅浮下大海之濱結巢而
厂息澹漠無營于世世亦鮮能

知之其書不以示人惟求一
則予過曾出而商之所闕三志
一紀猶將有所聚也他如一二
近事多有不可乎爲耳目所熟
者且徐以俟之論定不肯稍
涉好惡一附以見焉予故知是

之可傳而無媿也今先生逝
之讀其所爲自序使人感其爲
思予曾貽書于其子魁昌兆昌
玉如勗以遷談彪固比長公六
成書來相與諆焉會予方衍易
史不遑效少孫之筆夫以先生

之爲書洵能成一家言其于過邑大都無容異議也今儒者讀書期知所興廢以爲懲法攷之往古若存若亡觀之當代庶幾信焉而其所以然之言未可信也誠如先生者豈有

求于人人自求先生之書猶恐不可得則亦人自求先生之書自得之而已矣先生三子若諸孫皆躬行力學他日必有顯于朝以行先生之微言者予以齒後先生半百餘歲然昔者一見

相知實深卒之日猶以離支一函詩數章手書寄予且屬其子若孫曰夫人之可以與言者吾得見其心亦已足矣愼毋以黎子之遠而忘之予是以不辭而爲斯序旹

崇禎甲戌九月既望

番禺黎遂球題

皇明史竊目錄

明新昌令東莞尹守衡

第七十四卷道學
蔡淸陳茂烈林光李承箕魏校列傳第五十二
第七十五卷道學
王守仁湛若水列傳第五十三
第七十六卷道學
羅洪先唐順之鄒守益王畿王艮劉陽列傳第五十四
第七十七卷道學
羅汝芳楊起元耿定向夏良勝王敬臣鄧元錫劉元

高啓四傑五先生袁凱林鴻列傳第七十五

第九十八卷文苑

太白山人盧柟徐渭列傳第七十六

第九十九卷

循吏列傳第七十七

第一百卷

能吏列傳第七十八

第一百一卷

廉吏列傳第七十九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

東莞尹守衡著

孫啓元[illegible]孫[illegible]重輯

仝校 曾孫[illegible]撰臣[illegible]

皇國紀第一上

稱古帝王受天明命虞夏之際尙乎盛矣湯之聖也猶有慙德武承至德義士叩而非之是聖人之難也然不皆完衆不藉西土仰欲尉僕后之孟亮集三分之統恐得若斯揚乎漢高雖雜伯不純術渾畢一泗亭長提三尺除秦壓項遂成帝業蓋得聖人之時焉渡下微言論已我 太祖天生神聖有湯武之德而無其慙

不汚勝國一命赫然一怒天與人歸臣竊相提而論
古開基建極之主得國之正未有盛於我明者也然
至亡道也歟亦其國人止耳未與其俗也秦人坑儒
書禍至酷矣而猶中國諸侯王也元以犬羊之族入主
我中華亂我冠裳裂我人紀天地倒置且百年我　大
祖起草莽而再造之汛掃妖氛重開日月以斯不廷百
王綱耶乃洪足云哉謹拜手颺言而作開國紀
帝先句容人也姓朱氏父始渡淮居泗州父後徙鍾離
生鍾離之東鄉所果生四子帝季子也初帝

坊發一道士修髯黃冠朱衣象簡授一白丸吞之遂生帝帝生之夕有白氣自東南貫室是爲元天曆元年九月丁丑日也帝爲孩時多疾父欲以帝捨身釋氏而母未之許帝年十七伯兄與父相繼歿父歿三日而叔兄又卒又十三日而母卒帝窘甚里人劉繼祖予之地始獲窆之卽今　皇陵乃是時帝與仲兄二人影相弔也而其年又大侵兄度無與俱存抱帝泣遂它徙帝乃行降嫗爲禮里僧高彬入皇覺寺居焉寺僧常見帝室夜有紅光竊異之居兩月寺僧又各以歲之不易散糊口於

四方帝乃出遊金斗西抵光息北至潁川崎嶇二載乃歸歸而寺僧逃死盡矣帝則時時出往濠城遊城中有士善相人指帝語人曰此非凡人帝聞士言甚恐俙白避匿不敢更入濠城里居四載為至正辛卯是時潁人劉福通起潁州黃巖人方谷珍起明州蕭人李二起徐州羅田人徐壽輝起蘄州四方嚮應其明年郭子興亦起濠州是時帝年二十有五矣帝見濠亂欲逃去問珓伽藍神卜欲去去那許欲留留那許二四卜不應帝詫而太言曰神豈許我從戎而昌乎珓從之帝滋訝之問

叉卜叉從之帝心私自喜遂佚劒入濠城城門人將不利於帝或以語郭子興子興出見帝大驚異遂留麾下時時與帝語益異帝遂以馬公女配焉馬公宿人蔵命定遠與子興友善故以女托子興子興字之如巳女而帝遂以館甥掌征討事矣其後元人破徐州李二走死其將彭早住趙均用走濠梁濠中有四帥相與其下之而二將遂稱王子興故與諸帥隙諸帥因挾二王執子興囚之帝先以子興命出將兵於外鬪之還集諸健兒

殺諸帥篡子興去諸帥懼乃請二王釋子興帝與子

興還歸故里而里中諸少年相從者又數百人于興又
引數百人出獻諸帥復爲二王挾而東翱翔泗上久之
帝心弗善也乃與徐達湯和花雲等二十四人南畧定
遠定遠有寨三千人號驢牌兵帝與騎士費聚往招之
寨帥獻以牛脯帝觧佩囊以要成既而帥悔之帝誘而
執之遂降其屬三千人夜襲横澗山復得民兵二萬人
教練之軍始振是年七月遂取滁州定遠人馮國用與
其弟國勝謁帝妙山言于帝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
都也願先拔金陵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

靈於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
定也帝悅晋侍宿衛李善長者亦定遠人年四十一矣
伏謁道旁帝曰長者也降容待之與語移日帝未嘗不
稱善也以爲記室伯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先逃亂與
帝失皆復來而仲嫂亦挈其幼子至帝益大喜予與於
是亦將所部萬人來滁見帝帝容而大悅遂欲據滁而
王帝曰所貴於王都爲其形勢便人民衆而財利集也
滁無百雉之規在四山之中舟楫之所不通商旅之所
不至無河山之險可恃無周年之粟可固王不亦難乎

子興不悅元人攻六合六合人來告急子興先與其帥隙弗欲往帝曰滁與六合編齒而城六合受圍無救必斃若無六合是無滁也柰何棄之是時元兵號百萬子興恐屬帝禱而行帝曰可否斷自吾心禱無與焉吾救六合以自存也弗救將與俱亡雖禱何益遂與耿再成往壘瓦梁守之壘垂陷而復完元兵疑帝令瓦梁男子入而卷舍婦人乎　罵元師元師駭我列而出元人不敢前遂翼瓦梁民遷之滁州元兵因復至滁帝使耿再成出城與戰佯敗而誘其深入我師伏于城之外澗特

之元師渡淛遂大敗之自是元人不敢窺滁而子興之在滁也帝數與之決事不聽帝病之議事多不出滁糧匱子興憂之召帝再三帝乃往問欲謀所向帝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乃令張天祐將兵三千人椎髻而衣青衣駕四槖駞而往紿言廬州兵護元使者往和陽犒將士繼使耿再成將絳衣兵萬人乘之約已定天祐兵至陡陽陡陽人信以爲元使者留關上勞之牛酒飲食之遂愆期再成不知天祐之未至也鼓而前和陽人閉門縋

元兵拒我再成敗走元兵追之一舍天祐兵始至因返擊之及于城下湯和奪橋而先登遂入和州帝聞再成敗急與徐達將三千人往援而天祐兵已入矣帝乃入撫其民而定之子興於是屬帝總兵和陽而諸將多子興貴部曲皆顧望不肯下帝然卒畏帝謀斷無能出帝右者又不敢爲異子興有二子亦忌帝置毒酒召帝帝覺遂不敢復至子興所亡何子興卒二子不能有其軍帝乃代將其軍而常遇春胡大海鄧愈趙德勝等皆來從帝衆已十餘萬人矣其年劉福通復立韓山童之子

韓林兒帝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檄推子興之子爲都元帥帝爲左副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帝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不受也然帝檄召四方皆稱龍鳳從宋故是時泰州人張士誠跨淮浙而王僞號周徐壽輝之將沔陽人陳友諒虎視湖南兩人皆江南勍敵而四方千人聚者不可勝數帝欲渡江取金陵不可得舟方憂之而巢湖人俞廷玉廖永安趙伯仲合肥人張德葉昇無爲人桑世傑含山人華高等先結舟師自保湖中於是來約降帝大喜曰天贊我矣遂親至湖上納之

而是時盧人左君弼梗途廷玉諸舟不能出元將蠻子海牙又扼之馬腸河旦會大雨帝帥廷玉等間道漲流而東遂至和陽帝既得舟而諸將遂欲直趨金陵帝曰金陵長江天塹未易猝攻采石南北之喉襟不如先取采石越其天險乃可徐議金陵采石克則太平危我俯瞰于太平正告四方餉包兩溧蕪湖然後策騎而東則舟師不煩金陵可唾手有也諸將曰善遂令李善長具約束帝臨江而誓之曰天厭元德欲訖其命久矣惟是元元可憫寻故不憚征繕順天意以拯民艱爾衆今日

渡江毋貳爾心毋違予命毋妄殺人毋畧人子女毋焚人廬舍毋掠人財物有不用命予誓戮汝毋赦六月朔適有風起于西北因風遂達牛渚常遇春先以一戈登采石濱循江諸壘皆潰遂至太平太平守者皆逃耆儒李習陶安帥父老迎帝于郊外安旣見帝謂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吾儕有主矣帝問安曰足下有何高見教我乎安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志皆在于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弔

伐天下不足平也帝曰吾心也吾取金陵何如安曰金
陵古帝王之都據之以臨四方何向不克帝悅留安參
幕府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
翼元帥府諸將奉帝爲大元帥帝命李善長爲帥府都
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江東四
面皆元兵方山寨帥陳埜先因集民兵數萬寇太平帝
遣徐達湯和大破其衆襄城擒埜先帝見而釋之埜
先曰公能禽我不能殺我有說乎帝曰君知天下之時
勢乎昔武王伐殷而孟津之會者八百惟知時也君何

情焉埜先曰公欲吾軍降乎易爾軍中諸帥皆吾故親吾為公以書招之埜先書陽君招之而陰寔激之不虞諸帥得書皆遽降埜先悔且失私與其部曲謀叛去帝欲殺之恐失豪傑心與語曰人各有心吾不能汝強也從吾惟汝從元惟汝縱之去我師克溧陽埜先遁於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拒我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埜先追襲我漢陽過葛山葛山民惡之刺殺之我師遂克蕪湖丙申三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帝諭諸父老曰元失其政干戈四起汝民塗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

所以來爲汝民除亂汝其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從乎立功名乎禮用之居官愼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民者乎爲汝除之民大喜夏煜孫炎楊憲等皆名士皆錄用之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江南行中書省李善長等奉帝爲吳國公帝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愷爲都事王璹爲照磨欒鳳爲管勾夏煜韓子魯爲博士置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

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爲都指揮使置左右前後中五翼元帥府以花雲耿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等爲元帥使徐達下鎮江置鎮江翼以徐達湯和爲鎮江翼元帥降元將康茂才定遠人王濡行[illegible]山來歸洛陽人秦元之年八十餘矣僑居鎮江帝聞令徐達禮致之稱爲老先生嘗干其機密則咨而左右不知也元之復爲僉陵人陳遇帝遣儒士楊憲通好張士誠貽之書曰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足下今王于姑蘇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唯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

孫爲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搆之言以生邊釁
忠至士誠詈不遣尋侵我鎮江帝曰吳人生心於我矣
我當先取毗陵以沮之士誠遣弟張九六率衆數萬來
援達使鐵騎刁國寶逆之于常熟獲其帥爲九六士誠
奉書于帝乞和兆許帝數之以其挑兵之釁也使歸楊
憲不報帝益遣兵二萬人往助達毗陵人後誘我長興
兵七千人叛去困達牛塘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各將
兵來至夾擊之乃大破之丁酉三月克毗陵遂陞常國
常將軍中矢還帝乃自往監戰破之獲元將朱亮祖亮

祖六安人爲元義兵元帥帝初克太平時亮祖以其屬來降帝賞以銀帛令不失元援居數月叛去數與我戰我遺之俘者六千人諸將之勇者皆遯避於是獲于城下帝謂曰還何如乎對曰非已生則力焉死則死矣帝壯之擿三鐵簡生之使將其屬隨征其年我師遂舉長興江陰帝令湯和守常州耿炳文守長興吳良守江陰吳騎不敢東因定徽池揚嚴四州地張士誠不能得志於我降于元戊戌正月帝召徐達還守金陵以將親征揚璟等帥兵十萬取浙東道徽州召儒士唐仲實姚

避蹊谷民頗召前學正朱升升獻三言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帝悅命知帷幄十二月甲申克婺州有侍人掠于塗斬之徇師改婺州路爲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知府事以總管陳從貴知東陽以元帥呂兼剛知永康以總管王道同知義烏楊茍知武義置行中書分省徵王禕爲省掾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開郡學延儒士宋濂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原爲訓導絃誦之聲始聞樂平儒士許瑗走婺州謁帝曰方今元祚垂盡四

沸豪傑士夥不獨安夫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今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帝曰予方饑渴公等授瑗博士已而曰太平吾股肱郡命爲知府乙亥正月取諸暨使儒士陳顯道往招方國珍國珍私與其下謀欲勿與我不能與我爭衡與我四方之變未可知乃奉三郡來款使一子入質提空名鄉我而北通擴廓南交陳友定以厚自託帝亦知其詐也禮其子遣還時方戒心淮漢弗問也六月帝還建康九月克衢州龍泉守將胡深以處

州降青田人劉基浦江人宋濂龍泉人章溢麗水人葉琛皆浙東名士胡大海以四人薦帝帝徵四人偕至金陵入見帝大喜曰吾爲天下屈四先生築禮賢館館之帝時至館賜坐諮時政以基爲參謀以濂爲儒學提舉以溢與琛爲營田司僉事帝得四人日與共計天下大事庚子陳友諒陷太平太平院判花雲知府許瑗死之友諒遂弒其主徐壽輝而自立爲帝國號漢使使與張士誠連和欲犯建康建康人恐或勸帝先復太平紓國急帝曰太平吾新築壘也固若友諒陸來攻我其能得

忌我乎其城西南隅寔瞰姑溪曰友諒以巨艦乘城故後我今騎無所用之臨之舟師彼舟十倍我上流禦我我能與之决勝乎或勸帝爲泣師必克之帝曰我出彼以偏師綴我以舟師順流而東達建康半日耳我以步騎還百里奔命不已左乎語康茂才曰吾有一策可威敵非汝不可汝能之乎吾聞汝與友諒有舊友諒必無虞汝吾欲汝速之來佯爲叛我許之以應其內紿分三道兵以弱其外友諒得汝之約則必來來吾自取之矣茂才曰吾家有老閽嘗事友諒吾今齎吾書以往友

諒必來無疑也帝以告善長善長以爲誘敵不可帝曰非汝所知失今不取患將滋二虜若合吾何以支破此東寇膽落矣使胡大海徃擣信州曰信州漢之門戶吾伐之耶以綮其一足使常遇春馮國勝帥五翼軍伏石灰山下徐達一軍伏南郭楊璟一軍伏大勝張德勝一軍伏龍江關外帝將大軍伏盧龍山下戒諸將曰吾赤幟舉于山之右汝當知寇至吾黃幟舉于山之左汝伏富盡出於是諸軍戒嚴閏五月乙丑友諒果帥大師而東以爲建康可旦夕下也至則與康茂才之約大相失

急趨龍江柵江上自守帝令山右舉赤幟告諸將士暑甚軍士皆流汗帝衣紫茸甲張蓋命去蓋同暴日中衆皆欲戰帝曰天將雨我軍且就食卒食乘雨擊之無莫之信須臾雨大注帝麾我軍兢進墮柵漢軍爭之兩軍合戰雨止帝令山左復舉黄幟我伏軍盡出漢軍見之大驚恐遂棄柵走舟舟當潮退皆膠殺溺死者殆萬人友諒急駕小舟逃去我軍追至慈湖大破之及采石又破之我將張德勝死焉友諒遂棄太平走江州我降其將張志雄志雄言帝曰友諒初率大軍而東皆安慶

之銳卒也今盡降安慶之守堕矣帝趣俞伯仲攻之遂克之使伯仲守焉而胡大海信州之捷亦至帝使其子胡德濟戍之辛丑二月沛人薛顯以泗州降帝嘉悅授顯指揮使方國珍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帝却之曰吾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寶玩非吾好也七月僞漢將張定邊陷安慶俞伯仲亡歸帝怒欲誅之常遇春請曰伯仲渡江勳舊願貸其死帝曰身爲主將既不能守又不能死吾能爲若免誰爲吾守弊弓紘賜自盡以其弟肅嗣職他日帝語諸將曰陳友諒凶德無厭

怨我疆埸陷我名將不自悔于厥衷猶陷我安慶其貫已盈可殪也我必伐之徐達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曲已甚我伐之必克之劉基曰夜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其勝師之兆乎遂與達等帥舟千艘載甲七十萬泝流西上有萬鳥群挾帝舟而飛一鼉一鮀浮凝梳後帝異之抵皖城一鼓空其水寨小姑守將丁普郎傅友德迎降長驅至江州漢師三戰三北友諒夜走武昌帝入江州因徇蘄黃興沔皆下之還師復下安慶是時江西諸郡爲漢拒守帝復分遣招諭於是江西行省僞

丞相胡廷瑞遣其部將以龍興來詣降約毋散其部屬帝以書報慰勞之官之如其舊十月帝使都事汪河如元以通察罕帖木兒之好且觀兵也壬寅正月帝如龍興恤孤寡賑乏困弔瘡痍放西山之拳鹿禁臺龍沙之上召父老集臺下諭曰自古攻城畧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爾民獲保骨肉安生理則爾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幾來歸爲爾民之福爾民苦爲陳氏魚肉久矣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不爾煩勞爾民各安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爲以陷刑辟各保爾父母妻子爲吾良民不

亦可平民閒之大悅以龍興路爲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以鄧愈爲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鎮南昌二月帝還建康南昌降將祝宗康泰叛殺知府葉琛愈出走復命徐達擊定之使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協愈還鎮六月賊殺元平章祭罕帖木兒元代之以其甥擴廓其明年正月擴廓修好于我我使汪河徃報晉冀是月明玉珍自帝于成都國號夏三月吳人入安豐殺劉福通小明王來奔帝引徐達常遇春等擊吳師安豐吳師遁帝還晉徐達圍廬州七月陳友諒自帥舟師六十

萬寇洪都帝曰吾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計之得乎命徐達解圍還救帝謂諸將曰友諒之敗屢矣今又來是天奪其魄而速之亡也吾當親往舟師凡二十萬俱發至則一軍軍涇江一軍軍南湖一軍軍武陽是時洪都不解八十日矣友諒出逆我師鄱陽湖我師既至康郎山徐達遇其前軍擊殺千五百人奪一舟軍大振漢將張定邊犯帝舟帝舟膠牙將韓成死之帝乃歛軍令徐達還建康虞友諒之襲建康也明日巳丑友諒以前軍因野戰故不利乃聯巨艦爲陣彼舟大我舟小我師⋯

田受敵士徒多刎院判張志雄丁普郎皆戰死普郎喪其元猶執戈而植帝斬隊長十餘人厲師鄧興進曰我師非不用命也舟之小大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帝然之明日帝令敢死士七人操七舟舟前多縛草爲人各戴兜鍪持戈盾舟中皆載蘆葦而繫一小舸于後備東北風起乘風直逼敵陳漢軍望之以爲我舟敢死與戰至則火具大發漢軍猝不及禦風迅火烈戰艦皆燃而七人者皆從小舸逃還其僞王陳友仁陳友貴平章陳普略俱燔死友仁即所謂五王瀰一日多知數友諒之

出是師也友仁寔主之於是死友諒因遂喪氣咨於左右金吾二將軍謀遁歸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寔難不如焚舟登陸直走湖南謀爲再舉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以我之衆猶能借一若其僇力徼天之幸尚未可知何至焚舟示弱萬一舍舟登陸或邀于前或躡于後衆將懼盡何能再舉與其又敗不如戰也友諒從之友諒覺帝舟獨白檣諭其下明日必并力而闘夜令諸舟皆白檣及旦漢師莫能辨則大駭連日與我戰皆大敗漢艦高數丈戰士三重我殺其士殆盡樑舟者

艤跡號蕩艤不知也俞通海廖永忠汪興祖趙庸等帥六舟繞漢師深入亦繞而出漢不能師友諒嘆曰吾悔不從右金吾之言左金吾聞之懼遂來降於是右金吾亦降友諒失此二人益大窘斂師自保不復敢戰我屢致之不出我師泊左蠡友諒泊渚磯相對壁三日帝移之書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夷狄以安中國是爲上策結怨中國而厚夷狄是爲無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爲嫌生還俘虜將欲與公爲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爲仇我是

以破公江州遂蹂蘄黄漢沔之地因舉龍興十一郡奄爲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一困於洪都再敗於康山殺其弟侄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所致也公乘尾大不掉之舟隕兵弊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強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亟決之友諒怒凡獲我戰士留軍中者皆殺之帝令諸將悉返漢俘傷者予藥療之祭其弟侄漢軍聞之以帝之恕其君而能哀其民也皆大喜帝計漢師在洲久旦暮將自逸先帥諸將出

湖口邀之漢師不出十五日帝再移之書曰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邇來浛虐之徒一掃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眞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不報友諒在湖日久糧且盡行掠都昌不能得遂率大師趨南湖嘴欲奔我軍在南湖者遏之不能去遂突湖口帝麾諸將邀擊之湖口順流搏戰至涇江涇江軍又夾擊之漢師大敗鐵冠道人大笑賀帝曰友

諒死矣帝未信三日得降卒言友諒中流矢貫其睛及顱果已死張定邉載其屍還走武昌我獲其太子善兒漢軍盡降常遇春請遂乘勝追殲帝曰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兵法曰窮寇勿追追之傷人必多且縱之歸吾但綴之偏師備其奔逸可矣遂使遇春守之語之曰是猶孤彵處牢中無所復之矣料彼創殘之餘安能再戰困之將自服何患焉是役也將帥死者三十六人帝亦瀕危數矣帝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建康我進無所成退

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自有歸也漢亡天下不足定矣九月壬申帝還建康是月張士誠自立爲吳王張定邊復立友諒之次子理保武昌甲辰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勸進帝不允固以請固辭乃即帝爲吳王帝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郎中劉基爲太史令二月帝出視師武昌漢城守帝不欲趣兵思得一儒生往說之漢故臣廬陵羅復仁請願行與帝約曰主上

既推好生之德惠此一方若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死無憾帝曰予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實冀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予不汝悞於是復仁往號于城下理驚召入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以帝意白是月癸丑理銜璧肉袒率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詣轅門蒲伏不敢仰視帝起挈其手曰予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士卒毋得入城城中安堵如故置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爲參政三月乙丑帝還建康丙寅封理爲歸德侯江西行省以故漢鏤金床進帝曰此

異於孟昶七寶溺器乎宜其及也燬之命建忠臣祠於郎山以祀鄱陽湖諸臣之死敵者命徐達取廬州盡定湖南未下州郡命常遇春徇江西饒鼎臣先陷我吉安走死安福熊天瑞守贛州攻下之行抵南安招諭雄韶還師西復下襄陽及安陸漢地皆平大閱將士勞賞有差十月入淮克海安攻泰州先是張士誠聞我已平漢則大恐及是大集舟師范蔡港江陰水將使人來言于帝帝使諭達曰寇之陳師江上未必敢泝上流徒疑我耳我若分軍往備則備多而力分恐寇得嗣吾虛而乘

我彼亦一計也我按諸軍毋動寇能徊江上當自老我克泰州彼不戰皆潰矣是月克泰州果自潰達送所俘卒五千人至帝處之潭辰二州人予衣一襲皆呼萬歲而去達乘勝至高郵帝不欲達深入令還軍泰州遣馮勝圍高郵高郵人詐降勝信之夜遣康泰五千人踰城入高郵人殺之始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故高郵人堅與城守帝聞勝失利乃趣達往士誠復遣左丞徐義率兵由海道入援帝知義兵無律無能爲乃朗高郵城守兵不能過五千令達入揚發二州軍二萬自取之

別駕他將取淮安及興化丙午三月克高郵淮安守
梅思祖以淮安降四月克興化帝曰吾得淮安已足保
障江淮控制齊魯何憂中原哉是時吳將李濟據濠州
帝念濠爲家鄉不忍輒加兵命李善長貽書招濟濟不
答帝乃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攻之濟乃降甲子帝如
濠州省陵墓置守者二十家復之世世無有所與濠州
父老來見帝宴之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
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憫焉父
老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

勞至上憂念帝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在焉吾豈得忘諸與宴飲極歡及帝欲去諸父老固請留帝曰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孫爲善立身孝弟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諸父老皆頓首謝帝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滁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爲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愛以樂高年於是諸父老頓首拜辭而去元徐州守將樞密院同知陸聚以徐宿二州來降帝甚喜以聚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五月帝至自濠遂欲議取浙

西李善長曰張氏雖屢屈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積儲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帝曰彼今長淮東北之地已爲我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敗形已露何待覩隙徐達曰張氏久驕橫暴殄已極此天亡之時也其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無足數惟擁兵將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定也帝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汝合吾意予師二十萬授以大將軍率諸將伐吳師將發帝問諸將用

師孰先常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今當直擣姑蘇破姑蘇他郡可不勞而下帝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相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敵勢遽擣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彼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復遣人馳諭朱文忠令總水陸之師下浙江

帝詔達曰予聞張士誠殂姑蘇城外汝至慎無侵毀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得之務生

其將士撫其人民毋恣屠戮師至太湖與吳師大戰毗山大敗之遂乘勝至湖州湖州參政黃寶出遇遇春與戰寶敗走遇春追獲寶城下我師進薄城下右丞張天騏院判陶子實初與寶約分道禦我見寶敗則皆斂兵乘城士誠復恐張天騏有失遣司徒李伯昇潛由荻港入城與俱守遣其五太子與平章朱暹同僉呂珍引兵六萬號二十萬屯舊館分五砦為外應我乃進軍東阡聯十壁遏之塞清港絕其糧道士誠恐復遣其壻潘原紹與右丞徐義共統赤龍船親軍集平望與舊館相聲

援我師竊出間道襲焚其赤龍船追擊至昇山五太子引舊館兵援昇山我與大戰昇山下大敗之五太子懼不免與呂珍朱暹皆降達徇呂珍城下使諭李司徒李司徒泣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欲自刎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泣曰大人久困城中援絶勢孤不如降也伯昇俛首不能言與張天騏俱降其月李文忠帥師至杭潘原明亦降而嘉紹諸州郡聞風皆下矣我師直抵姑蘇環城四面攻之達軍葑門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

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隅仇成軍西南隅何文輝軍
西北隅常遇春軍虎丘凡九月不能下帝遺之書曰成
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殲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
乃爲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蠭起圖王
業據土地及其定也惟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
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君
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
附其福有餘毋爲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敗亡爲天
下笑士誠不報其年夏王明昇遣使來聘帝命參知政

事蔡哲往報哲繪其山川險易還獻帝覽而嘉之十二
月帝命以明年爲吳元年立宗廟社稷建宮闕吳元年
二月免太平應天鎮江租賦有差三月定文武科取士
之法相國李善長率群臣勸進帝曰予功未覆於天下
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遽稱大
號未協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有歸察人
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嘗笑陳友諒初得
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威貽譏于後予豈得
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六月土

誠自出盤門巡戰敗溺沙盆潭幾不救與入城殊自失李伯昇遣客欲說之客詣門求見士誠召入問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爲公言興亡禍福之計也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喑啞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也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阱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拓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向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材能任以

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也公之子弟將帥親戚羅列中外錦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敖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之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

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乎昔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右之兵戰于姑熟壓于鄱陽陳友諒舉火欲燒江右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城益急公特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

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爲萬戸侯况嘗許以賞蚨錢
緡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傳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
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
狐疑莫能决也數日其弟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參
政謝節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我軍飛礮碎其首士
誠大恐自率將士出胥門索戰鋒鋭甚我師爲稍却故
漢將熊天瑞我攻湖州時叛去復爲士誠習礮具以擊
我師我師多中傷乃徐達得諜者具知城中乏困狀以
是親督將士晝夜並攻遂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城遂

士誠檄督將士巷戰將士多倒戈士誠倉皇從數騎
謂妻劉曰我敗且死矣若曹奈何劉曰君勿憂妾必
負君登齊雲樓自焚士誠距戶經室中李伯昇決戶
抱解之蘇達令潘原紹諭意士誠閉目不言亦不食
建康帝欲全之而竟縊死也帝初保有江東頗輕豆
金尖不敢忘漢與漢戰最勁鄱陽 役死者六萬餘人
卽向吳疆吳人不敢嬰姑蘇城守最久死者十萬餘人
旋帝封李善長爲宣國公徐達爲信國公常遇春爲
鄂國公改官儀尚左李善長爲左相國徐達爲右相國

是冬帝將有事中原語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干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辭爲衆所附乃率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臧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一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主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遇春對曰

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元都既克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帝曰元建都百年金城鞏固如卿所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絶不戰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可席卷下之矣諸將皆曰善十月甲午以中書左丞相信國公徐

達爲征虜大將軍平章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爲征虜副將軍帥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諭諸將曰汝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陳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見遇春遇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撄城指揮遇春爲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須前鋒敵勢强則泚春與參將馮宗異分左右翼

各將精銳擊之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皆勇略冠諸軍可各領一軍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識之諭達曰閫外之事汝寔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師行須嚴部伍明分數一衆心審進退之機適通變之宜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與

諸豪傑並馳觀其取敗者未有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是日上親祭上下神祇復大諭諸將士曰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要在削平禍亂安生民也爾等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民農具勿殺民耕牛勿掠民子女民有遺棄孤幼存恤還民父母親戚此皆陰隲美事好共爲之檄諭齊魯河洛燕趙幽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

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歎自是以後
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
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鴆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
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
亂甚矣夫君人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
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以爲訓於天下後
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
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
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

寔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于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帥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

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
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
群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
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
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
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
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

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十一月達師渡淮王宣父子遣人佯納款達至沂州宣乃閉門拒守陰令子信出募兵莒州達趣攻之宣度不能待信降達復遣使持宣書招信殺之乃栽宣遂拔益都克濟南盡下山東諸郡其月湯和以征南將軍往討方國珍方國珍亡入海帝命廖永忠復率舟師會和並進國珍懼乃乞降遂定台溫慶元三郡以國珍爲廣西行省左丞居京師胡廷瑞以征南將軍往定八閩兵度杉關克邵武帝遂詔和航海襲福州

取之十二月癸丑左相國李善長等奉表勸進帝曰始
予即王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予
德薄不足以當之羣臣頓首曰天生聖人以爲民主殿
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
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羣下勸進亦不違其
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宇宙德協天人天命所
在誠不可違敢固請帝固辭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
謙讓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生民願爲天下計早徇羣臣
之請帝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

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

草數日李善長等詳定即位禮儀進帝乃許之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

開國紀第一下　東莞尹守衡著

戊申春正月乙亥　帝祀　天地于南郊即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以是年爲洪武元年追尊　皇高祖考爲玄皇帝　廟號德祖　妣爲玄皇后　皇曾祖考爲恒皇帝　廟號懿祖　妣爲恒皇后皇祖考爲裕皇帝　廟號熙祖　妣爲裕皇后　皇考爲淳皇帝　廟號仁祖　妣爲淳皇后　冊妃馬氏爲皇后立　世子標爲皇太子　大誥天下立大社大稷

于京師定 郊 廟及百神祀典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李善長爲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群臣請倣元制設中書令尊 太子 上曰元人事不師古不足法 太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弌多尚當尊禮名儒講習經傳其以廷臣兼東宮秩輔導毋庸別設府僚致生異同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少詹事楊憲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贊善劉基兼太子率更令禁民胡姓胡服胡語 九月

彗星見于昴畢之間先是八閩陳友定守福州聞我師
度杉關出延平禦我湯和既入福州下興化遂引兵至
延平使使諭友定友定殺使者取血盟諸將勒吏士日
夜擊刁斗被甲立不得更番休士苦之竊踰城自亡和
圍擊十日破之械送還京友定嘗殺我胡參軍　上詰
責之不服誅之友定誅漳泉汀三郡皆來降　上詔和
還明州授永忠以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使定廣東永
忠師度潮州元左丞何真保有循廣遂先遣使迎降
上嘉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上初遣師入閩業令湖廣

平章楊璟兵出湖南進取廣西永忠入廣州海北海南
諸州聞風皆下師遂西使亮祖前與璟會克靖江永忠
長驅至邕州師旋　上命　皇太子與百官出迎勞于
龍江　上之始定廬州元將左君弼不能自顧其母出
走於是達師將入汴左君弼守陳州　上予君弼書歸
其母達至君弼遂來降達因得入汴梁擊定河洛五月
上幸汴梁欲遂盡召諸將兵還取元都達還謁　上汴
梁七月　上還金陵達悉發諸將士渡河河北州郡開
門而待師次臨清山東諸將各以守土之兵來會元國

公五十八知院卜顏帖木兒引兵出禦我師通州大敗之其夜元主集群臣語曰朕安能復作徽欽御璧求活邪見殿上二狐走出歎曰此天啓朕行乎遂走上都達入元都　詔置燕山六衛改爲北平府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以春秋往來巡狩　廷臣議都北平欲）入修撰鮑頻曰胡主起朔北故都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傳曰在德不在險遂止八月甲戌夜天鳴肆大赦嘉與天下更始十惡不原　詔大將軍徐達晉都督副使孫興祖守北平以常遇春爲副將軍湯和爲偏將軍同大將軍往取山西

九月甲子達師發北平乙丑下保定丁卯下中山乙巳克真定是時馮異守汴梁　上復以異爲右副將軍率河南兵出懷慶度太行破碗子關取澤潞元擴廓出鴈門覦北平達師直擣太原擴廓聞之還救曰夜襲之擴廓走其蕭邀擊賀宗哲軍於石州敗之嶂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

二年正月命立功臣廟雞鳴山二月　詔修元史三月達師克奉元　詔改奉元爲西安府時蒙古故將李思齊守鳳翔　上貽之書曰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

陰而從之張思道孔興宗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巳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强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凉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

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得書未省我師克鳳翔李思齊走臨洮四月克秦隴下鞏昌李思齊乃以臨洮降是時張思道在慶陽鬪我下臨洮乃使其弟張良臣守慶陽走寧夏王保保在寧夏遂爲保保所執我師下平凉張良臣遂以慶陽佯乞降達信之尋右丞薛顯騎五千步卒六千往良臣蒲伏出迎其夜遂劫我師傷薛顯達怒分遣諸將四面圍守王保保爲與聲援攻陷我原州達遣馮宗異西軍驛馬關追擊走之慶陽援絕其部將

姚𡑱等乃開門納師達入良臣拔劍刎
斬之　上初得臨洮之捷即遣往勞大將軍諭
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
而良臣叛逆與諸將嘆曰　帝真明見萬里外是年元
相也速入寇我通州時常遇春從大將軍在鳳翔　詔
東還禦也速復使李文忠副之往取元君開平元君先
已北奔遇春破開平薨于軍　上乃詔文忠代將其軍
還從大將軍慶陽及太原已聞慶陽平元人攻大同因
遂擊元兵大同擒元將脫伯列　上致書於元主曰朕

本布衣因海內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爲元臣內寔自謀靡有勘定禍亂以安生民者廼親率諸將西平湖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欲息兵以觀君之爲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遣將來報君率

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莫安國用富實尚不能側平群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唐之突厥出沒不常以為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為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在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餘燼涸轍之枯鮒耳何能為哉此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政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九月壬保保破蘭州鞏昌守將于光赴援為所執死之　詔以臨濠為中都　上曰臨濠前江

淮以險可特以水可漕使建城池宮闕如京師　詔天下郡縣立學校十二月　詔赦臨洮將士亡匿山谷者皆勿問

三年　上語諸將曰元王棲遲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志欲僥倖尺寸之利朕不滅之不已今欲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所以不忘寇邊者以元主猶在也先取元主保保降矣　上曰保保方臨邊舍之而取元主忘其近而趨于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朕意欲分兵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

西取王保保　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於是諸將皆頓首受命　三月追封郭子興爲滁陽王　四月冊封諸王　以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　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冊寶置相傅官屬　五月　詔開科取士大將軍大敗王保保沈兒峪王保保走從元主于和林都督孫興祖戰死右丞胡德濟

失律違械還京 上手勑曰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猶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慢軍功者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右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比矣彼甞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追封孫興祖燕山侯左副將軍李文忠擒元主于應昌四月元主先已殂太子愛猷識理達立文忠破應昌太子

跳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并玉璽寶冊鎮圭群臣請獻俘　太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克殷用之乎楊憲對曰武王時不可知唐太宗行之矣上曰太宗以待王世充遇隋子孫恐未然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祖父亦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朕所不忍其令服本俗衣以朝賜中國衣冠謝恩其母及妃亦令朝見中宮如元孫儀既見賜第龍山封崇禮侯謚元主曰順帝頒平沙漠詔于天下群臣皆賀先嘗仕元者不許賀十一月大將軍

徐達左副將軍李文忠班師　上以武成告郊廟大封功臣　上曰卿等從朕起兵以來披堅執銳征討四方戰勝攻取之功朕何能一日忘今天下既定是用報卿爵賞朕皆自定至公無私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李文忠取應昌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國法廖永忠戰鄱陽時奮勇忘軀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士窺朕意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未足以掩過此四人皆止

封欽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元太子遠遁沙漠獲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已列公爵宜進大國以示褒嘉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其自今廷論之毋得退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於是進封宣國公李善長爲韓國公

食祿四千石進封信國公徐達爲魏國公食祿五千石
封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
愈衛國公並食祿三千石湯和封中山侯耿炳文長興
侯吳良江陰侯康茂忠德慶侯傅友德潁川侯楢甫南
雄侯楊璟營陽侯郭興鞏昌侯顧時濟寧侯吳禎靖海
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費聚平凉侯周德興
江夏侯陳德臨江侯華雲龍淮安侯胡美豫章侯朱亮
祖永嘉侯韓政東平侯俞通源南安侯康茂才子鐸蘄
春侯並食祿一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滎陽侯

討良臣宣寧侯黄彬宜春侯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
侯並食祿九百石華高廣德侯食祿六百石皆予鐵券
令世世勿絶也封汪廣洋為忠勤伯劉基為誠意伯食
祿二百四十石無世券封薛顯為永成侯不予券顯嘗
妄殺馬軍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　上不忍捨其功封
之謫居海南祿亦予千五百石參分之三以贍馬軍及
富家一以養顯老母妻子汪興祖封東勝侯特有言其
過者　上宥弗問然弗予誥券追封故功臣馮國用為
郢國公俞通海為虢國公丁德興為濟國公加封耿再

成爲泗國公大宴功臣　上曰朕與卿等共創大業勞心苦力艱難多矣艱難得之必當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明日達等入謝　上退御華蓋殿賜坐從容語曰今成一統之業皆汝諸將之功也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成筭出師捷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爽毫髮此天錫　陛下聖知非臣等所能與

上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並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
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朕觀群雄所爲皆
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士誠友諒尤爲巨蠹士
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獨
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初與
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門庭之寇友
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吾後此亦一策然不
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
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役與戰

宜遠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幷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故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徃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幷力一隅未

虜是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沉大望未絕困獸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埶與友諒士誠又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達等皆頓首謝

四年伐蜀初明玉珍雖恃險阻然常修好於我玉珍死遂寇我興原　上曰豺很心終懷嚙噬不可不討於是

以中山侯和爲征西將軍與德慶侯永忠率舟師由
瞿塘趨重慶以潁川侯友德爲征虜前將軍與濟寧侯七
率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三月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
以遼東來降詔置遼東衛以益爲指揮同知四月和克
歸州水漲駐師未進友德已拔階文綿三州上因尋和
責和逗遛而和右副將軍廖永忠引兵獨進襲破瞿
塘關入夔府約和會師重慶夏主明昇遂與其母彭氏
偕中 降友德亦遂拔漢州下成都蜀平　上封昇歸義
侯　上以[illegible]德永忠功最賜白金文綺汪興祖歿于[illegible]

復其爵予世券營陽侯璟南雄侯庸先鋒師永嘉侯亮祖擅杖殺軍校皆不賞而 日復諭中山侯曰卿朕故人自濠梁相從功不細然不掩過故封卿爲上侯今處上公之爵使卿卿不自奮而使他將得上功朕甚爲卿惜之不得私卿也和叩頭謝曰 陛下屬臣重任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 陛下天地之量宥不誅臣已過望兒敢希重賞乎遼東衛所洪保保叛殺指揮劉益走金山爲納哈出數犯塞 上於是乃置遼東都指揮使司以馬雲葉旺爲都指揮使益兵以備之使使齎書諭

納哈出曰朕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賢如是足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迨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天道非人力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群盜徧于中原僭名號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貞一稱帝于蘄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于姑蘇明王珍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群雄所逼因集二三將帥以

畏時難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朕待將軍不敢與他俘比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子故縱將軍北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群雄無成用率六師北平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虜惟元君奔几目下華夷悉定天下又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即就彼中順其水草猶可自雄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厦既傾非一木可支興念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納哈出晋使不遣

五年正月遣翰林待制王禕齎詔往諭雲南召還永成侯薛顯復其祿鑄世券予之　上御武樓[illegible]中書左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民庶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願鼓率將士勦絕之　上曰此一窮寇耳終當絕滅姑置之達曰王保保在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　上曰卿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　上曰兵須十五萬其分三道以出於是以達為征虜大將軍帥兵五萬出鴈門至嶺北以曹國公李文忠為征虜前將軍

帥兵五萬出松衛至青海以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帥兵五萬出金蘭至甘肅王保保遠竄宜寧侯曹良臣深入死之追封安國公命衛國公鄧愈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良分討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平之八月貴州宣慰使藹翠上言部落隴居結仡佬阻兵乞討除　上曰隴居反側其必藹翠激之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不許是年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二人頗有怨言聞　上上曰童孺輩語言小過不足問但恐小人蠱惑不能保其終宜處之遠方則嫌隙無自

而至仍賜高麗王文綺俾善待之

六年正月上諭徐達曰處太平之世不可忘戰略荒裔之地不如守邊乃命徐達李文忠分往山西北平練兵

六月胡人寇武朔諸州達遣臨江侯陳德鞏昌侯郭子興擊却之八月胡寇河州千戶王才戰死臨江侯復擊敗之斬首六百級禽僞僉樞析都　上以大將軍等久出師賜勑諭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瑣瑣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

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横帶騁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佀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盡懋其功以副朕懷十二月故元梁王殺我使臣王禕

七年二月召大將軍及左副將軍還京勅令分布列侯留駐山西北平防邊後命左副將軍總兵北討七月文忠進克大石崖斬故元宗王朶朶失里破豐州斬與王

獲其王妃金印九月遣故元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侯北還　上諭崇禮侯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羈欲即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毋親戚以全骨肉之愛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因致書愛猷識理達臘曰大明皇帝記諭大元幼君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通論如是非新造之語自古無千載國家亦理之常也且君之父子當主中國之時兵多將廣尚不能自持其權以致

上等兵多者意在莽操懿溫中等者頡頏日廢些民下等者東送款西歸降剝民以供上下君之父子皆一勅令而誰何者歟以今日之事君尚迷如酒酣昏若重寢所以不省者何蓋在至正之間兵多將廣尚不能駕馭又被逼挾今之衆壯弱不過二萬流離遜境意圖中興君之神謀乎不知何如耳君能自度今時之權比至正時低昂若何以此觀之豈不愚哉君以萬騎或八千騎欲與全中原相抗乎又不知輕重君何乎謂君明天理若能悟我所言必得一族於沙漠中權時自爲或得善

終何以見之君之祖宗有天下者一百餘年養育之久生齒之繁以此恩此德觀之未必至於便絕此亦天理之常也君若不悟不效古人之事他日加兵於彼禍福有不可測者矣昔君在應昌棄下皇子南來已經五年潛養鄉野今聞與魯去全寧不遠念君流離沙漠無寧儲嗣未有故特遣咸禮等護送前去庶不絕元之祀君其審之如不答而不省禍將不遠矣

八年四月　上幸中都改中立府爲鳳陽府五月故元臣王保保卒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也沈丘人少育于

男察罕察罕死元令王保保代將其兵　上有江東時屢遣使者遺之書幣甚恭至輒晋不荅後招之亦不復顧元亡從愛猷識理達臘和林　上所蚤慕不得髙枕即赫然因兵威誅之然不得以寸削加焉其後復從元主徙金山北　上以是心敬擴廓一日宴謂群將士曰諸君謂誰爲男子者將士曰常將軍所將卒不過萬人而横行無留陣底耳　上曰是遇春耶不然遇春吾得而臣之吾竟無以臣王保保其人男子也竟册其妹爲秦王妃十月命皇太子及秦王楚王靖江王講武中都

太子賛善宋濂從上剖山泝長淮大徹遠郊十二月故元太尉吶哈出入寇金州遼東都指揮葉旺邀其歸路擊走之禽其裨將乃剌吾羣臣請以爲戮　上弗許命爲鎮撫且賜之妻妾田宅焉

九年三月上命中山侯和潁川侯友德往延安防邊至則伯顔帖木兒來乞降　上聞之召和還勑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家所戒爾其愼之已而伯顔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因執之以歸九月皇太子子允炆生十二月勑送元臣蔡子英出塞子英河南永寧人以進士需

選還里撫廓辟爲河南開府參軍薦遷行省參政不離
丞相幕定西之敗與相失子英單騎跳關中轉入南山
上使使微捕得之渡江亡去變姓名關市爲人傭舂久
之復見跡械過中山侯中山侯抑使膝坐不肯火其鬚
且盡有妻流來洛陽道欲見子英子英避不肯見已至
京師、上令置外舍沐欲官之子英退而因舍人上書
不受命 上義之陰戒舍人謹事子英亡慮以日夕聞
起居一夜子英大哭不止舍人問之曰吾自念故王耳
舍人具狀聞 上嘆曰吾何苦一蔡子英彼喋喋泉下

些我哉縱出塞子英追從元主於和林
十年四月命衞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大都督府同知沐英副之出討吐蕃追斬至崑崙山而以凉州等衞將士分戍碾北諸處師還封英西平侯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八月以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十一月四川威茂土酋作亂命御史大夫丁玉往討平之
十一年正月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食祿三千石予世券四川松潘蠻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討平之王請置衞守備　上曰松州在萬山之中山多

口少耕種不足於用若以四川民人供給守禦乃廢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其更計議以聞　上言松州西羌諸蠻要地不可罷從之詔置松州衞是年封皇子栢爲襄王　桂爲豫王後改封代王　楧爲漢王後改封肅王　植爲衞王後改封遼王

十二年正月西番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據納鄰七站之地叛命西平侯沐英都督僉事藍玉等討平之英請置衞守備曹國公李文忠是時督理河岷等處軍務上言饋運不便　上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

唐以來備邊要地也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其以所獲牛羊給衛士可支軍食二年詔置洮州衛四月遼東守將潘敬葉旺以高麗致書貢物來奏　上爭勑諭曰古之能將出禦封疆入衛謹密雖內有姦臣外有詐敵間無入焉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云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輕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也斯來乃間諜之萌其知備乎謂與外交者可三國羊祜是其人也餘非其人每以是階禍爾其慎之既而龍州民鄭白等率五户來降上復爭勑曰爾二將軍識否乎高麗僻居海隅俗許武

底人情安土重遷豈肯舍桑梓而歸異鄉者斯必示弱於我也一二年間如此踵至深有智焉宜亟遣回以戚其孥邇者中國方寧正在休兵息民之時無生小隙使彼得為口舌六月征西師還封藍玉為永昌侯王弼為定遠侯張龍為鳳翔侯吳復為安陸侯葉昇靖寧侯謝成永平侯張溫會寧侯曹興懷遠侯周武雄武侯金朝興宣德侯並祿二千石世指揮使都督仇成時已邁年上念成為渡江勛舊每戰有先登之勞特封安慶侯食祿二千石世襲原職指揮使七月四川妖人彭普貴搆

亂勑御史大夫丁玉往平之十月召永嘉侯朱亮祖還京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廣東多不法 上以其功臣不下吏罷不用數詰責之不服怒而鞭之遂死仍侯禮葬焉

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謀逆伏誅連韓國公李善長吉安侯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言多合朕意遂命贊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亂兵所掠持升麥藏草

聞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
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三月燕王之國北平
故元國公脫火赤知院愛足屯和林患邊　上命西平
侯沐英總陜西兵往討之英聞脫火赤兵攻亦集乃路
遂涉七晝夜分軍四道啣枚夜進合圍之禽脫火赤愛
足盡獲其部落男女馬駝牛羊以歸
十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信國公湯
和潁川侯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率長興侯耿炳文西
平侯沐英等將兵出塞追討乃兒不花遁走之遂襲灰

山克嵩州高州全寧諸部會平章別里哥樞密副使文通知院李宣還五月湖南五谿蠻作亂　上議出師江夏侯周德興於是老矣請行　上未之許也固請　上壯而遣之手書勞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知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攻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嘆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今卿年逾六十奮然請行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正在斯行功成師旋朕當有以報卿也七月德興師至五谿諸蠻散走不敢復出會四川西南諸夷洞

皆作亂　上因遂授德興征南將軍令移師討平之師還賜田一庄曰朕以此報卿為卿子孫世祿九月命潁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副之師師三十萬討雲南雲南故為段氏僭竊之邦國號大理元世祖滅之封其子忽哥赤為梁王都善闡世官段氏後為大理宣慰使　上即位之歲段寶與梁王隙嘗遣使自會川來輸款　上降詔答慰之寶卒而好遂不通十二月我師至曲靖大破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禽之梁王出走滇池死師次金馬山右丞觀音保

奉王金印及各官符信圖籍出迎降　上特馳詔往諭
烏蒙烏撒東川等處諸蠻尚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
當一視同仁無間我師尋擒烏撒破諸蠻　上仍各賜
諸酋冠帶有差是年冬封皇子楩爲岷王
十五年正月詔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閏二月我師進克大理長驅至金齒而東里平緬百夷
君長由是皆降服焉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九月葬
于鍾山孝陵謚曰孝慈皇后是月乙丑熒惑犯南斗勑
戒征南將軍傅友德嚴飭將士以備不虞十二月命長

興侯耿炳文延安侯唐勝宗巡視陝西軍馬
十六年正月詔以雲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
川三月詔征南將軍傅友德班師命右副將軍沐英留
鎮九月命申國公鄧鎮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率兵
討龍泉永新諸縣山寇平之
十七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命信國公湯和
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四月論平
雲南功進封傅友德爲穎國公食祿三千石藍玉仇成
王弼先已封侯予世券及子孫祿並二千五百石封都

督僉事郭英爲武定侯胡海爲東川侯陳桓爲普定侯張翼爲鶴慶侯並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

十八年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偕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率京衛將士往北平練兵備邊四川思州苗叛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帥師從楚王討平之七月五開山諸洞蠻作亂復勑和等移師剿捕和械其酋吳面兒歸戮于京師仍詔和駐師撫定其民乃還

十九年二月納哈出營金山犯塞命宋國公馮勝總兵

出屯絳橋操練兩月而還
二十年正月命宋國公勝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友德永昌侯玉爲左右副將軍帥師三十萬往征納哈出因道其故將乃剌吾北還諭之二月我師夜襲虜騎于慶州破之進逼金山降其部將觀童乃剌吾還見納哈出于松花河諭　上意遂降之既而納哈出與右副將軍玉語相失悔欲去常將軍茂前答其辭虜大驚潰勝遂縶茂還京茂因訐勝在軍自掠胡馬又強娶有喪胡女
上怒收勝總兵官印召還而令永昌侯玉行總兵官事

師旋都督濮英將騎三千殿爲餘虜所乘皆陷没英死之九月納哈出至京師封海西侯常茂安置于廣西龍州英贈金山侯詔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勝宗爲左副將軍武定侯英爲右副將軍帥師追剿殘胡十月以遼東海運功封朱壽爲舳艫侯封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二千石予世券

二十一年二月故元司徒阿迷降　上知虜勢且蹙勑大將軍下　衆機直擣虜庭王至捕魚兒海大破虜斬一太尉脫古忠帖木兒急與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

遁獲其小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必里禿妃與公主等以歸上聞捷大喜擬封玉爲梁國公巳聞玉私元主妃大怒曰玉無禮乃爾何所稱大將軍爲改封凉鐫其過于券五月東川蠻叛　上復命潁國公友德爲征南將軍帥師往會西平侯英討平之東川諸夷酋皆出㑩㑩而越州阿資亦㑩㑩種也與偕叛寇普安阿資曰國家有萬軍之勇我有萬山之險安能害我據層崖爲寨我以精兵蹙之皆墜坑死還走越州我師追取其叛黨殲之阿資乃降英請置越州馬隆二守衛　上令友德率二十

四將軍分駐湖川控制之諭之曰西南諸夷自昔號稱難服其山林木叢箐夏多霧雨地烝濕蛇虺蚊虫之毒隨處而有人入其境不服其土故生疾病所以多難成功今雖稍定然恐大軍一還輒復跳梁嘯聚豈不重勞吾將士乎今宜還軍分駐要地休息士卒且以控制諸夷斯為善後長策使至其如所諭毋忽十月勑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其屯田乎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使兵坐食於農農人必受其弊非長治久安之術也其令天下衛所督軍屯種

二十二年故元宗室遼王阿禮失里及朶顔諸酋請內附詔以其地立三衛居之曰泰寧曰福餘曰朶顔以阿禮失里爲指揮使搭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居泰寧以海撒男荅奚爲指揮同知居福餘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居朶顔各領所部爲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五月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詔還京尋召從軍諸將皆還

二十三年正月命潁國公友德等以燕兵從燕王定遠侯弼等以晋兵從晋王分道伐虜燕王師出古北口聞元太尉乃兒不花等在迤都時大雨雪王乘雪夜抵

迤都與虜一磧隔而虜不知也王先遣觀童詣虜觀童故與乃兒不花善見則相抱泣頃之王師已壓虜營虜大驚乃兒不花欲上馬走觀童曰燕王也毋恐乃兒不花聞王威名舊矣遂不去觀童引見王王降辭色慰諭賜酒食令醉飽虜甚喜比遣去虜將至營輒復召來如此者二乃兒不花遂率其部落并孳畜等從王歸捷奏
上喜曰清沙漠者燕王也以乃兒不花爲留守衛指揮同知晉王出塞不見虜還五月肅清姦黨太師韓國公李善長自殺　上以天下無事詔遣公侯還鄉各賜賚

有差初　上念公侯皆國勳舊人賜卒百十有二人從所謂奴軍也至是各設百戶一人領之給屯田使自耕食賜鐵冊曰曩者朕與群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群者爲帥首以統軍自渡江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以護衛其家俟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其屯戍爾尚欽哉十月命劉基孫廌襲封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予世券

二十四年三月封皇子栴爲慶王松爲韓王模爲瀋王

桱爲唐王八月命皇太子巡撫陝西命都督劉真宋晟征哈梅里哈梅里在和林西元屬兀納失里大王居之徃來患苦西域諸貢使　上嘗遣使招諭之不從於是師臨其城大破之兀納失里遁去俘獲甚衆十一月皇太子至自陝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平之

二十五年三月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等往陝西山西河南簡閱士馬四月丙子皇太子薨謚曰懿文祔葬孝陵五月俞通淵師旋　上以其有功克纘父兄

進烈封越巂侯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西戎罕東侵塞命涼國公藍玉率蘭州諸衛將士往征之玉師至阿眞川土酋哈昝等遁去　上遂詔玉為總兵官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是時四川都指揮使瞿能數與月魯帖木兒戰數敗之斬其把事七人月魯帖木兒佯請降遁入柏興州復率麼些洞土豪賈哈喇以叛　上使諭玉必禽之而後已其用事者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捕執之勿失昔寇恂斬皇甫文而降高峻用此計也玉乃計遣百戶毛海誘致之歸戮于京師玉請增置屯

衛從之王又請籍民丁爲兵并討長河西朶甘百夷

上曰民勞甚復籍之其何以堪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

其徐議之且班師九月立皇孫允炆爲皇太孫以修撰

黃子澄兼少詹事侍東宮講讀

二十六年二月凉國公藍玉謀反伏誅命宋國公馮勝

往北平備邊聽燕王節制十一月封皇子楩爲岷王穗

爲谷王是年倭寇浙東

二十七年二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東

操練沿海衛士防倭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

二十八年正月勑燕王發北平遼東屬衛騎兵以右軍都督僉事劉真爲總兵官剿捕野人廣西奉議南丹向武等州蠻叛八月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廣西都指揮使韓觀爲左副將軍右軍都督僉事劉真爲右副將軍帥師十五萬往征之俘斬萬有八千人撫輯降蠻六百四十八戶請置衛縣留戍從之

二十九年寧王權上言騎兵巡塞虜有脫輻遺於道恐詭遁　上曰虜多奸故以示弱於人誘我也懼有伏焉勑燕王選精騎出大寧覘之遇虜與戰于徹徹兒山僉

胡首將索林帖木兒還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水西蠻叛十一月以右軍都督僉事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指揮使司軍馬剿平之

三十年正月命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西將軍武定侯郭英副之出巡西北備胡漢中盜起討平之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自天廚入紫微垣二小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上以天象示變其占爲邊戍不寧敕晉燕代遼寧谷六王飭兵備虜古州蠻叛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之無功八月命左軍都督楊文爲征虜前將軍代之

詔征南將軍顧成率軍會剿遂平諸洞而還平緬叛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思倫發赴愬于　上上憫之十一月命西平侯沐春為征虜前將軍都督僉事何福為左將軍徐凱為右將軍率雲南四川諸衛軍擣南甸大敗之斬其酋刁名孟尋又破其二寨刁幹孟乃乞降春以聞　上慮其詐也令伺變禦之亡何春卒刁幹孟復叛十二月癸未　上不豫群臣數問安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乂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群雄倡亂華夏及兵興之時朕潛草野不得已

而從戎當時侶亂稱尊者幾人悉爲吞併自相磨滅如
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荊楚東平吳越北撫華夏爲衆
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
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
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
爲心故天特命之乎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
也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但皋陶稷契伊尹周召爲之臣其
有志臣主一也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修職以全懷
三十一年四月

梧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已而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格在上無間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齋潔以安神靈五月都督何福禽叛蠻刀幹孟思倫發復還平緬甲寅　上不豫戊午勑左軍都督楊文曰兵法有言二心不可以事上疑志不可以應敵爲將者不可不知是也朕子燕王在北平北平中國之門

戸今命爾爲總兵官往北平參贊燕王以北平都司行都司并燕谷寧三府護衛馬步軍隨燕王往開平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勑武定侯郭英曰朕有天下胡虜遠遁久矣然萌孽未殄不可不防朕今命爾爲總兵官往啓遼王以遼東都司并護衛各衛所軍隨遼王至開平隄備一切號令悉聽燕王節制乙亥勑燕王曰朕觀成周之時天下治矣周公猶告成王曰詰爾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今雖海內無事然天象示戒夷狄之患豈可不防朕諸子汝獨才秦晉已薨汝實爲長攘外

安內非汝而誰朕已命楊文總北平軍郭英總遼東軍
并各護衛悉聽汝節制汝其總率諸王相機度勢用防
邊患乂安黎庶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托付之意其敬
慎勿怠閏五月乙酉 上崩于西宮越七日辛卯葬孝
陵是日皇太孫即皇帝位號諡大行皇帝 太祖高皇
帝 孝慈皇后孝慈高皇后初帝在甥館每見諸帥殘
虐輒用戒心其後命將誓師靡不惓惓首以嗜殺爲戒
以故義旗攸指兵無血刃吏民安堵然猶大創於漢再
創於吳元社既屋中原已復而孽胡未殄蠻夷內訌終

帝之世師徒歲出蓋一統若斯之難也非帝處謨神略勤思淵遠孰使四方底定萬年鞏固迄于今日云

臣衡曰臣聞　太祖攻陳埜先時方假寐有蛇緣其臂左右驚以告視之類龍也而無角　太祖曰異哉蛇其神乎神則棲我纓中蛇徐徐入纓中　太祖遂舉纓戴之親帥諸將出禽埜先而還脫視之蛇居纓中無恙　太祖引觴飲蛇蛇亦蜿蜒出飲久之乃升屋去是何神異迺爾乎其後徃攻婺州城中人見有五色雲簇擁城云甚異之蓋　太祖駐師處云帝王之興豈固有徵兆

於乎流火之烏躍舟之魚自古記之矣